

文章编号: 1672-8742(2005)02- 0012- 05

学科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提升: 通识教育的新思考

——以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为例

黄俊杰

(台湾大学共同教育委员会, 台湾 台北)

摘要: 从医学院校人文教育的视角, 提出“人文知识”不等同于“人文精神”, 前者是知识的记忆性, 后者是批判性思考性的一种思考态度与方法。“人文精神”是贯穿所有学科的, 尤以医学教育最能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之重要。

关键词: 人文知识; 人文精神; 医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humanity education in medical school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humanity knowledg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humanity spirit.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memorization of knowledge.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critical thinking approach. Humanity spirit exists in all the disciplines. The med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humanity care and humanity spirit.

Key words: humanity knowledge; humanity spirit; medical education

1 引言

在21世纪刚揭开序幕之际, 海峡两岸的医学院校中, 我们应如何提升主修医护学科的学生的人文素养? 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思考, 是因为包括台湾在内, 几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是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家, 台湾更是如此。在台湾社会中, 能够考上医学院校, 特别是医学系的学生, 都是各级考试的胜利者, 也都是未来在未经驯服的台湾资本主义社会中既得利益阶级的后备部队, 他们的生命常常由于累积的“胜利”而不能免于傲慢。用佛家语来讲, 也就是“我慢贡高”之心比较重。若干学生怀抱“我慢贡高”的态度与心情来开展他的人生, 常常误入人生的歧途, 所以才有药学博士, 在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候, 在实验室里生产毒品, 经由表哥的网络贩卖, 遭逮捕并判刑十二年半的悲剧。

从这个观点来看, 在医学院校任教的老师, 所面临最大的挑战, 可能不在于教科书中的专业知识, 而在于如何消除学生因为过去人生的顺遂而来的傲慢之心。在这一个心中的野马若没有被驯服之前, 获得再多的知识, 可能只会增加他未来作奸犯科的能力而已。医学院校的学生之所以较易陷入傲慢而不自知, 乃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掌握人的生和死, 消除这种傲慢之心当然有各种办法, 比如说专业知识的教导可以使他知道在知识之海中, 让他感到自己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 进而从人的有限性之中中学到谦卑。但这样的取径毕竟比较迂回。从人文教育着手可能是较为直接而有效的一个方法。

那么, 什么是“人文”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可从古代经典中找答案。《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作者简介: 黄俊杰, 男,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

下”；南宋大儒朱子(1130-1200)编《近思录》曾引这一段话并加附注云：

盖天下之灿然有章者，同谓之文……，人伦条理，各止其人力，乃人之文也。君子观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

由此可知，“人文”当然是指具体的、人与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的现象，引文所谓“君子观之”的“之”字是个虚词，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较可能的解读是：这种知识是包括现象及现象后面的原理，特别是现象背后的原理，才是“人文精神”。

但是，我们还注意：“人文精神”并不等同于“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基本上是记忆性的，“人文精神”则是批判性的、思考性的一种思考态度或方法；“人文精神”并不等同于“人文知识”，“科学精神”也不等同于“科学知识”。本文就是想在上述“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探讨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并对于医学院校的通识教育提出具体的课程安排之看法。

2 医疗事业以人文关怀为中心

医学教育以人文关怀为其中心，医学之所以可能，乃是源自于一颗慈悲的心，因“人”先于“病”；而病所以是病，是因为它发生于人的身上，比如说细胞的快速成长扩散是一种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称它做癌症，我们因为不忍心看到那个人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去治疗这种病。换言之，治病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成就医生的名誉或学术研究目标，我们不能把病人当作医生或是救人以外之目的工具。

当前台湾的医学教育问题甚多，许多医界前辈学者析论甚详。在诸多问题之中，医疗人员未能“视病如亲”，造成“病人主体性的失落”，而造成这项缺点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的世界观。若干年前美国有一位老太太，她自隐姓名，自称为“和平朝圣者”(Peace Pilgrim)，她穿了一件衣服，上面写着“Peace Pilgrim”，她写了一本书叫 Steps Toward Inner Peace(《步向内心的安宁》)，提出许多论点发人深省，她说：

我们往往因为感到孤立而依主观来评断一切，把自己当成宇宙的中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全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遗世而独立，隔绝于其它同胞之外，我们也没有办法单为自己寻得内心的安宁。

因此，唯有当你从更高的角度去看，你才知道世间万物本唯一体，愿意奉献己力为整体谋福祉

时，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安宁；如果你的一切行事都仅仅是为了自私的小我，这就好像一个细胞单独对抗所有其它的细胞一样，将造成极度的不和谐。一旦你开始为整体利益而努力，你就会发现，你和所有人类、家族都能和睦相处，这是一种轻松自在而又和谐自然的生活。

上述这位“和平朝圣者”的观点，和东亚伟大的经典所展现的伟大心灵所教导我们的话完全一致，都触及到人的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而“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实源于人不能够正视“自我”是处于“关系世界”之中。20世纪伟大的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在《我与你》这部书中，对这项观点有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与你》这本书一般公认是20世纪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布伯认为经验世界屈从于原初词“我-它”；而原初词“我-你”则创造出关系世界，这个关系世界呈现为以下三种境界：

(1) 人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这种关系飘浮在幽冥中，居于语言无法降临的莫测深谥。众多生灵在我们四周游动孳生，但它们无力接近我们，而当我们向其称述“你”时，吐出的语词却被囚禁在语言的门限内。

(2) 人与人相关联的人生：这是公开敞亮，具语言之形的关系，在此间我们奉献并领承“你”。

(3) 人与精神实体(spiritual beings)相关联的人生：这是朦胧玄奥但昭彰明朗之关系；这是无可言喻但创生语言之关系。在这里，我们无从聆听到“你”，但可闻听遥远的召唤，我们因此而回答、建构、思虑、行动。我们用全部身心倾述原初词，尽管不能以言语吐出“你”。

布伯又提到“人生不是及物动词的囚徒。那种需事物为对象的活动并非人生之全部内容。我感觉某物，我知觉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意欲某物，我体味某物，我思想某物——凡此种种绝对构不成人生。”理想的医学教育，也应该是建立在如上面所说加强人在诸多关系之中深切互动的教育。但是，台湾的医学教育中的人，却出现不甚健康的现象，就是只训练医生成为孤零零的“自我”而已。刘兆玄教授最近推动一个多媒体通识讲座课程，投入许多的资源，以“人与自然”作为主题，因为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个根本而重大的问题。例如石油在未来四十年会用尽，瓦斯天然气在未来七十年也会用完，现在很多能源科学家正在发展像“能源电池”等绿色科技(green technology)，不过这些科技要真正发展，必须要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上，能够有更好

的安顿。

3 医疗事业中人文精神的开展

那么,在医疗事业中,人文精神应如何开展?让我们先从史怀哲(A 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的论点开始。史怀哲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他有四个博士学位,后来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等等,他在四十岁的时候,突然放弃一切,到非洲的一个称为“兰巴德”地方,开设一间小医院照护黑人。我读史怀哲常常深深为他的精神而感动。史怀哲堪称是20世纪西方的圣人。史怀哲在1915年四十岁的时候,想出“尊重生命”的理念,他说:

我想当医生是因为我不需要讲话也能工作。多年来我是靠说话来奉献自己,我也欣然接受了神学教师或牧师的职位。但在未来新的工作中,我则不能以讲“爱的宗教”来表现自己,而只能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它。无论这条服务的道路将把我带往何处,医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以最好最完善的方式去实现我的意愿。根据传教士的报导,在非洲赤道地方对医生的需求是燃眉之急,因此我在考虑前往那地区工作的计划时,医学知识的获得就显得特别需要。传教士常常在他们的杂志中抱怨,土人害病前来求治的时候,他们却无法给予所需要的帮助。因此我认为,为了将来有一天成为这些可怜的人所需要的医生,现在先当医学院的学生是值得的。每当觉得自己所要牺牲的时间未免太长时,我就提醒自己:哈密尔卡与汉尼拔为了准备进军罗马,也经历了长久的时间先征服西班牙。

史怀哲很清楚地知道他当医生的目的,是要到非洲去行医救世,为达到这项目的,时刻鞭策、提醒自己目前所花的时间,是为解救将来非洲那些可怜的人而准备的。史怀哲的典范所展现的就是“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医疗事业的基础。

那么,“人文精神”在医疗事业中怎样展开呢?首先我们要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哲学基础有所批判。近代西方医学的哲学基础,可以说与笛卡儿式的世界观(Cartesian worldview)有密切的关系,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医师、研究者,对作为客体的病之克服,这是一种征服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其背后有启蒙文明中“以人作为中心”的思想。这种“以人作为中心”的观点,认为一切的病或病菌都是要被克服的。我们要问:有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宇宙观,衍生出各种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等等,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之内是正确的?在21世纪,是否可能提出一种从新的人文思考出发的医

学哲学?如果我们在亚洲地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师生,能够深入东亚文化传统,要达到这个新的人文思考是有可能的。例如,关于“什么是人的身体”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医生每天所处理的是人的身体,特别是病人的身体。近代西方启蒙文明中所看到的“身体”,是一个物质的身体(physical body),但是,人的身体除了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之外,更应该是一个身心合一的身体(p sycho-somatic body)。东亚的文化传统对“身体”这个问题蕴蓄深刻的智慧,21世纪应该是一个从所谓“东亚”出发思考的新世纪。近来日本有一些很通达的知识分子,呼吁应“从亚洲出发思考”。从亚洲出发来思考,我们就可以提出许多有关东亚思想传统里面身心关系论的重要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身心之间具有互相渗透性。日本阳明学的思想家大盐中斋(平八郎,1793-1837),在1837年2月因发生全国性的饥荒,官方不开仓赈民,他遂在大阪领导农民起义,事败自焚而死,年仅44岁,留下很多著作,其中有一本是《洗心洞札记》,“洗心”二字出自《易经》,他说:

自形而言,则身裹心,心在身内焉;自道而观,则心裹身,身在心内焉。其谓心在身内者,一遗操存之功,则物累我;其觉身在心内者,常得超脱之妙,则我役物。役物与累于物之别,学者宜知之。

大盐平八郎认为,从外表的物质的形成来讲,“身”裹着“心”,“心”在“身”之内;但是从“道”的观点来讲呢,“心”裹着“身”,“身”是在“心”里面。身心是一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引大盐中斋的文字的末段也带出了第二个命题,即心对身具有支配性,如果选择“心在身内”,则将为外在的形体所牵累,失去“心”的主体性;但如果选择“身在心内”,则“我”将成为身体的主人。而要达到“身在心内”,则需要第三个命题,即“养心”的必要性,在东亚的思想传统中,讲究“养心”的功夫是其最大的特色。以上我所提出的三个命题的身心关系,如果在医生的养成教育里面,多加启发注意,对于他未来执行医生的专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再进一步说,建立在上述基础的新人文思考中的医病关系,我认为从东亚观点来讲,应该是建立在同理心(empathy)之上,孟子就讲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们要教育学生,特别是医学系的学生把人当作是有机体,而不是当做机械体,让他们体认到,作为有机体之间的人——病人与医生,是同质的而互相感应的。同质的而互相感应这个观点,发挥得最清楚的学者之一就是心理学大师容格(Carl G. Jung),他是19世纪末年奥国一位

心理学家,容格不是汉学家,但是他为德国汉学家卫理贤(Richard Wilhelm)所翻译的《易经》德文版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他说中国的思想有一种特点,他称为“共时性原理”(Principle of Synchronicity)。中国人非常强调经由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而产生的感应,例如王阳明(守仁,1472-1529)的《大学问》说:

大学者,昔儒(朱子)以为大人之学矣;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殫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所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放在医病关系来讲亦相当适合,医生要把病人当作是“一体”。这种医病之间的“一体感”就是医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4 人文精神在医护院校通识教育中的落实

以上我提出的这个理想,若放在今天台湾医学院的教育中,要如何落实呢?首先,各大学院校可以考虑设立“教师发展中心”或“教学提升中心”之类的单位。通识教育课程在各大学院校大部分都是数量非常繁多,由于“校园民主”的口号席卷各大学院校,所以老师(特别通识教育的老师)在学术自由、教学自主的口号之下,开设大量自助餐性质的课程,但全校的诸多课程之间欠缺一种“结构的整体性”(structural holism),因此在学生知识的成长过程中,就常常缺乏一种发展的整体性。我们应该要有专责机构,如“教学研究中心”,或是“教师发展中心”,从事通识课程的规划。规划的原则可以多元多样,我在这里提出以下三点原则性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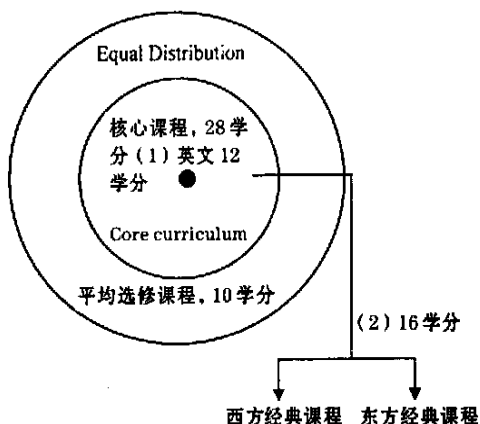
(1) 基本性:我们要经由课程来培养学生运用中英语文的基本能力,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培养对中西经典著作中重大问题的娴熟。许多学生因为较少受到经典作品的启发,有点像是“失根的

兰花”、“漂泊的浮萍”,他们人手一支大哥大,常常把未经沉淀的感情通过大哥大传递给他的朋友,与同时代的人沟通很多。我们的学生跟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伟大的心灵,以及中外经典的作者们,很少经过一个惊心动魄的对话,这就是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缺乏基本性。

(2) 主体性:我们要以中西经典教育来唤醒学生人之作为人、人作为一个主体的那种自觉。

(3) 通贯性:我们可以以系列通识教育讲座之授课方式,拓深课程之通贯性与连续性。目前各大学都有这种讲座课程,大部分都不太成功。我记得几年前,在某个地方有人请张忠谋去演讲,演讲完毕听众提问时,许多学生不是来听张忠谋这个人如何成为现在这个人,或是他在哈佛大学受到哪些好的通识教育,学生不关心这些教育本质上的问题,反而问“请问张董事长,您如何把台积电经营成世界一流的企业?”,像这样问题,实在不应该是一个18岁至22岁的人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在那些学生的眼里看见,张忠谋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张美钞加上两只脚,这个具体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没有注意到“主体性”、“基本性”和“通贯性”这三个原则。所以,大学的讲座课程必须要有配套措施,例如要有阅读作业,学生请教老师的时间以及必须有助教。如果有适当的配合措施的话,讲座课程是可推动的。

那么通识课程如何规划?以下这个图是我纯粹理想中的一个构想:



理想中的医学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可以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28个学分,其中英文12学分,东西文化经典课程16学分。这28个学分包括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英文12学分,必修三年,六学期,每学期两学分,合计12学分,属于“语文素养”必修的范围,也可以采取外加的方式,也就是不计入固定必修最低门坎128学分里面。另外,如果是取得旧制托福600分以上或

新制托福 260 分以上、或英国语文测验第 6 级以上及格成绩单者,可以申请免修。英文加强到 12 学分,这其实是现实上不得已的做法。在 21 世纪的新时代里,用 20 世纪中叶意大利左派思想家葛兰西的名言来说,英语是一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对非英语国家的人来讲是一种无奈,因为最近一百年来各学术领域中很多很重要的书,都是用英文撰写的,或是有英文翻译本。我说英语文是一种“文化霸权”,我们并不是服从“文化霸权”,因而是认知这个可悲的事实,而必须加强学生运用英语文的能力。

学校设计开设东方或西方的文化中的各种重要经典的课程。许多学者都强调通识教育应该要增强逻辑分析思考的能力,但是,所谓分析思考的能力,并不一定从“形式逻辑”的课程直接得来,提升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的心灵,和史怀哲、孔子、苏格拉底、马克思等这些伟大的心灵,互相切磋琢磨,这是提升“文化素养”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工作。经典阅读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生命价值观的启发,透过经典阅读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以上中西文化经典课程 16 个学分,它应该是必选或必修。

第二,平均选修(equal distribution)课程 10 个学分。这部分课程实行的方法是,所有医学院校各系的学生,都必须选修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或者通识课程。另外,我们也应该像哥伦比亚大学一样,所有的人文社会课程都必须要有写作训练,所有的自然科学通识课程学生都要进实验室。

以上这样两个部分加起来大约 38 个学分,应该就可以给医学院校的学生,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通识教育。

5 结 论

最后,在近代史上,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亚洲国家从“传统”迈向“现代”,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角色,例如历史上的孙中山(1866-1925)、文学家鲁迅(1881-1936),还有带领台湾知识分子反对日本殖民运动的蒋渭水(1891-1931)等,这些人都是医生,怀有医学救国的赤诚热血。由于医生这种行业和现实社会结合很深,常不自觉地与社会既得利益阶级挂勾,所以,我们在培养未来的医生的教育过程中,更需要使学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敦品励学的新知识青年。我们要培养的学生,正因为他是亚洲国家是从传统迈向现代中很重要的催化剂,因此我们更要培养他们成为台湾功利社会里面的中流砥柱。只有优质的人文通识教育,才能为医护院校的学生落实中西教育的基础奠定终身学习的能力。

注 释:

朱熹《近思录》卷二

和平朝圣者著 雷久南,严世芬译《步向内心安宁》(Steps Toward Inner Peace)。(台北:琉璃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页 30~ 31

布伯著,陈维刚译《我与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1)。页 5~ 6 引文略作修饰

《史怀哲自传》页 114

大盐中斋:《洗心洞札记(上)》,收入《日本思想大系 46》之《佐藤一斋 大盐中斋》(东京:岩波书店,1980),第 6 条,页 567

王阳明《大学问》,收入《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下册,页 968

(收稿日期:2004-12-12;编辑:伊 夫)